

摄影美的创造

葛新德 著



摄影美的创造

葛新德 著

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 1989 •

责任编辑: 张钟龄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经销 天津美术印刷厂印刷

1989年12月第1版 1989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1/32印张: 7.875 印数: 0001—3000

ISBN 7-5305-0189-5/J·0189 定价: 10元

内容简介

《摄影美的创造》是从审美角度论述摄影艺术创作与欣赏的文集。作者葛新德是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委员、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摄影报》编委、《陕西日报》社主任记者。

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统一观，结合文艺典故和生活趣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现实美与摄影美、艺术共性与摄影个性、纪实性与创造性、内容美与形式美、继承传统与引进借鉴、快感与美感、动感与美感，以及摄影家找美与美找摄影家诸方面的美学问题，启迪读者观察、探索、追求。

本书文笔简洁生动，知识性、趣味性融为一体，适合专业和业余摄影作者、大专院校摄影专业学生阅读，也可为美学研究的参考资料。

自序

继《摄影美的探索》之后，我再捧给朋友们这本拙作《摄影美的创造》。

编就这本集子的时候，欲请一位著名美学家或摄影理论家题序，又想到名家们都忙，你求上门，人家推辞吧，碍于情面；写吧，没时间看稿，无非敷衍几句鼓励的话。况且，靠他人的光辉终难照亮自己，何必给前辈出难题！自己最了解自己，索性自己作序，写得有血有肉些。

1966年以前，我是个摄影工作者。那时年轻，雄心勃勃，计划有朝一日办个人影展、出画册。现在看来，这些打算很正常；但在当时却象危险的“定时炸弹”。因为追求事业便意味着“个人主义”、“追名逐利”、“白专道路”，发展下去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史无前例的那场骚乱伊始，怀抱里的“定时炸弹”果真爆炸了。先是停止摄影，尔后缴械，随着运动群众的深入，终于被“群众专政”了。

中国有句俗话，叫“因祸得福”。

全国解放前夕，我戴上缀着红色五星军帽的时候，刚刚脱离初中一年级教室，算不上知识分子，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竟“混”进文化人的行列。建国后，战友们纷纷上大学或保送党校、军校，我因尚可应付局面始终没能进修深造。这次住“牛棚”，倒象天赐学习良机。当时，

他们有权规定我几十个“不准”，却无胆量不准学马列主义。要多少借给多少，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也。

我独居斗室一年有余，四壁为伴，无人干扰，倒也清静。读书，免不了思绪翩翩，常常下意识地联想到摄影艺术。虽然《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里几乎没有一句是论述摄影的，但许多道理又好象针对摄影创作与欣赏讲的。特别是一分为二、对立统一观，更是一把探索摄影理论的钥匙。

以往，自己只晓得埋头实践，成功与失败，多带盲目性。用一分为二和对立统一进行思考，无论微观的黑白、明暗、冷暖、虚实、动静、疏密、藏露之间的对比照应，还是宏观的真假、善恶、美丑以及内容与形式、状物与抒情、壮美与优美、悲剧与喜剧等互相关系，感到都能给予辩证的分析、解释了。这时我才深切体会到：哲学，乃一门使人聪明的学问，是一条联结“隔行如隔山”又“隔山不隔理”的纽带；哲学，不能替代文艺学、美学、史学、社会学等学科，但能为研究认识它们提供科学的方法。

我一面读书，一面作笔记。感谢看管我们的警卫有意“马大哈”，只当是写交待材料。这些年我发表的好些文章，包括收入这本集子的文字，便是根据当时的笔记整理的。

我知道抽烟会上瘾，没想到研究理论也能上“瘾”。拨乱反正那阵子，我这个生平屡遭厄运、无意为“官”的人，也被推上了“七品”岗位。那时，适逢我国出现美学热，探索摄影美学的热情使我越发不能自拔。繁琐的行政事务与劳神的逻辑思维，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公

私兼顾”，只好白天干公事，夜晚搞“私活”。年逾半百，自讨罪受，紧张与松弛失去平衡，终于闹出糖尿病，惩罚了蛮干。

在艺术与生活的审美关系上，我信奉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视“自我表现”为唯心主义文艺思潮的镜中之神。我确认摄影美是在现实美的基础上创造的。创造这种美的工具虽是照相器材，把握这些物质的则是人，固摄影美的创造，归根结蒂是人再现现实美的审美创造。创造摄影美除了需要精湛的技艺，更应具备审美创造的情感、心态、观念和意识。这些虽是创造艺术美的主观条件，它们绝非如某些论者所说源于“自我”的心灵。现在拿照相机的人越来越多，有的已经觉醒，有的仍然迷惑。还有一些朋友总是片面理解“白猫黑猫，逮住老鼠便是好猫”；孰不知，猫抓老鼠凭素质（嗅觉、敏捷和技巧），与毛色无关。

为了同朋友们探讨创作素质问题，免得对方打瞌睡，我不过多的看重文章的理论色彩，试图以通俗的杂文、漫谈形式，结合一些生活现象阐述某些深奥的道理。《表里审美趣谈》、《莫将快感作美感》，就属于这种尝试。

我这个人看似固执，只要认准了的理，不肯轻易放弃。这兴许是缺点，而严肃的治学态度绝不鼓励看风使舵，随波逐流。

关于摄影艺术的纪实特性和纪实美，我发表了一系列议论。许多朋友批评这一观点不仅过时且有碍繁荣。话虽不多，份量不轻。我并非死不改，想到对立统一，想到艺术的个性与共性，坚信它是驳不倒的。事实上，摄影艺

术除了纪实性即记录客观现实的主要特征，其余皆随一般的艺术共性大流。消灭了这—个性，它就很难成为—门独立的艺术门类。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纪实摄影诞生以前的摄影艺术，就曾患过此种“软骨病”，而被排斥于艺术和美学的—门之外。当然，摄影作品中也有一些人们审美习惯容许虚构的体裁与移花接木的题材，但那不是它的主流或者说主旋律，故不能奠定这—独特艺术的基础。我不赞成咬文嚼字地把摄影的纪实性与艺术的创造性对立起来，我和朋友们的实践证明，二者完全可以融为一体。

随着开放搞活，西方文艺思潮通过各种渠道涌了进来。固步自封是可悲的，盲目崇拜模仿那些看不懂的东西，是对思想解放的扭曲。思想解放有其严格的、特定时空的内涵。好心的青年朋友劝我增长些现代艺术的概念与意识，我却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艺术，应该植根于现实的土壤，反映当代人民的心声。在意识形态领域，西方的东西不可能都值得借鉴，传统的东西未必都得淘汰。虽然固守传统与全面西化是两根藤，结下的果必定—样的苦。

收入这本文集有关上述观点，可以说是我固执己见地呐喊。倘若谬误，算是一份留待未来研究批评的材料。

1988年9月10日 于西安

目 录

自序

审美观察与摄影创作·····	(1)
反面经验谈·····	(11)
读《上下几千年》·····	(18)
表里审美趣谈·····	(23)
莫将快感作美感·····	(68)
摄影造型的瞬间美·····	(80)
尾声·低潮·微风细雨·····	(92)
审美感受三题·····	(98)
创作问题三思·····	(103)
漫谈摄影创作的几个观念·····	(112)
贺“陕北热”·····	(128)
观念·慧眼·佳作·····	(130)
纪实悲剧与新闻摄影·····	(136)
《出征》与《血染的风采》·····	(144)
对摄影艺术的偏见·····	(149)
瞬间啊，你真美！·····	(152)
有感于姜昆“照相”·····	(155)
再谈姜昆“照相”·····	(158)
题材依旧意常新	
——以文会友之一·····	(163)

动感并非美感 美感包容动感

——以文会友之二……………(169)

论虚构并摄影分类

——以文会友之三……………(175)

疯子·傻子·板子……………(182)

论“非驴非马”……………(184)

虚构非“纲”……………(186)

摄影美的创造……………(189)

摄影的美学贡献……………(200)

说话听声 锣鼓听音

——读王朝闻摄影美学思想札记……………(207)

附图

审美观察与摄影创作

和爱好摄影的朋友交流创作体验，常常听到一些虔诚的恳求：我该照些什么？或者表示要拍摄某一题材，希望教给具体的表现手法。

他们提的问题，看来简单，我却总是答非所问。因为，艺术创作只能从生活出发，无论题材内容与表现形式，都应当从丰富的生活中汲取养料，不身临其境，缺乏生活感受，怎么能提出摆脱公式化、概念化的意见呢？

我曾在一本书上看到福楼拜与莫泊桑的一段轶事。十九世纪文坛上崭露头角的莫泊桑，有一回到乡下去看望已富盛名的大作家福楼拜，闲谈中他顺便把准备写成短篇小说的几个故事讲给主人听。想不到得到的回答竟是：你现在不应忙于把这些故事写出来，更不要忙着把它们送出去发表；你倒是应该立即骑马到外边转一圈，把路上看见的一切记在心里，然后再把看到的東西写出来。客人照主人的话做了。这时，莫泊桑才醒悟自己还没有学会用眼睛去观察生活，观察人，而不先学会观察生活，不可能成为有出息的艺术家的。莫泊桑后来被誉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恐怕与得力于观察、体验、感受生活的基本功训练有很大关系。

“十年动乱”期间，我在太行山一小村接受“改造”，听说作家赵树理曾在这一带体验生活，他和农民们打得火

热，男女老少有事都愿找他商量，他也极关心大伙的疾苦。没想到有一次村里两个泼妇“对阵”，他却出人意料地“袖手旁观”，躲在老远看起热闹来。农民们当然不理解作家是在端详她们骂仗的表情神态，学习她们滔滔不绝的丰富语言。这就不难想象赵树理笔下的“糊涂涂”、“常有理”、“铁算盘”、“惹不起”们（《三里湾》中的人物），形象为什么如此的栩栩如生，富于生活气息。

可惜，深入生活的创作路子在“文化革命”中被“主题先行”取代了。唯心主义代替了唯物主义，先验论代替了实践论。群众形容当时的文艺作品是“好支书、赖队长”。这个公式化、概念化的框框、套套，完全是“闭门造车”，违反现实生活的产物，是为错误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摄影创作也曾被这个“主题先行”引上了歧途，当时不少作品都是“在家想点子，找人摆样子”搞出来的。我们的摄影家充当了电影、话剧小品的编剧、导演兼摄影师，回到了摄影绘画主义占统治地位的年代。且不说题材内容、主题思想能否站住脚，由于拍摄的对象缺乏表演才能，照片人物呆板、生硬，形象矫柔造作。与其说是反映生活的摄影作品，不如说是蹩脚的舞台、电影或电视剧照，把摄影创作推上了绝路。

我有个酷爱摄影的青年朋友，名叫侯登科，也是在那个“主题先行”的年月拿起照相机的。有一回，他以一位劳动模范为模特儿进行创作，根据劳模的事迹，精心设计了好几个情节、细节和表情，要劳模“自己演自己”，没想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得老汉满脑门汗珠，也没挤出“导

演”要求的典型表情。被照的难受，照相的也尴尬。老劳模实在撑不住了，哀求地说：“同志，你干脆请个演员吧！”

这件事给小侯的刺激很大，启迪则更深。苦闷和思考，使他懂得了直接复现现实生活、纪实性质的摄影艺术创作，必须停止充当导演的角色，到生活里面去，用眼睛观察生活、观察人物。前年夏天，他居住的县城驻军举行阅兵式，小伙子也背着照相机去了。因未受到邀请，被挡在阅兵场外，只好扫兴地在场外游串、观察。突然，眼前一个光着屁股、一个赤背的小哥俩在人群的腿缝中钻来钻去，也进不了会场。无可奈何，兄弟俩只好跑到待命受阅的连队那里观光。此时，烈日当空，阳光灿烂，持枪林立的威武战士，与朴实可爱的农家小兄弟，形成了鲜明的照应和对比，小侯脑子里闪电般地迸发出一个抒情且富有逻辑的联想：子弟兵啊，人民的子弟！他迅步向前，以小哥俩为主体，把战士方队处理为衬景，不慌不忙地按动了快门。这幅通过一个“小镜头”含蓄地表现人民军队本质和军民鱼水情的作品，被作者命名为《子弟》，而“登科”全国首届青年影展，应当说是作者用眼睛观察生活、观察人物所取得的胜利。当然，这幅作品并非完美无缺，但作者创作路子的转变、失败与成功的经验教训，是值得大家吸取和借鉴的。

观察，是艺术家认识生活、理解生活的媒介。有的同志可能会说，我是很注意观察的，为什么总发现不了新鲜题材呢？

这就引出来一个观察什么问题。有的同志拿着照相机，仅仅看事物的表面，比如说着眼于人长得是否漂亮，

眼睛大不大，笑得甜不甜；或者仅仅追求自然风光的颜色、线条、光线美不美。这些自然也是不可忽视的，但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就不可能发现真正的美。美这个东西，是既包括内容与形式、又十分丰富、多层次的社会意识形态。大家都知道，并非马列主义者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过“美是生活”。共产党人之所以赞成这个美学观点，是因为它反映了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与审美理想。什么叫生活？生活不仅仅是吃喝玩乐。即便是吃什么、玩什么？怎么吃、怎么玩？恐怕也有矛盾的对立和斗争。美，特别是社会美，是在斗争中被创造出来的。人们也总是在同各种性质的矛盾斗争中享受欢乐和品尝苦果的。包括摄影艺术在内的一切艺术作品，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艺术形象，也是通过艺术的美，启迪人们展望、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这就是艺术的认识、教育、审美功能。没有矛盾便没有世界，没有矛盾也就没有文学艺术，没有矛盾也就无所谓美。不能反映矛盾便没有世界，没有矛盾的艺术，必然缺乏持久的魅力。所以，我以为观察生活、观察人物，首先要注意观察生活的矛盾，观察矛盾斗争中的人。

我们说生活充满了矛盾，但并非所有的人都善于发现矛盾。打架斗殴之类的冲突，常常吸引着人们围观，而一些包含着矛盾但尚未形成冲突的事物，往往难以吸引人注目。摄影家观察生活，应当排除“马大哈”式的粗心大意。“观察”一词，《辞海》里解释为“仔细地察看”，只有通过仔细地看，才能发现生活中的矛盾，才能发现具体的矛盾现象与形象，艺术就是用这些现象与形象揭示生

活中更加深刻、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最近有人向我推荐了一幅竖构图摄影作品，画面上部是正在演古装戏的舞台形象，画面下部是几个少年儿童正在嬉戏作乐，台上台下没有一丝一毫的呼应关系，一般地说，很少有人选择这样的场面按快门。作者石宝琇同志却从这个司空见惯、平淡无奇的生活现实中发现了矛盾，并创作了一幅《上下几千年》。这是个发人深思的艺术命题，使人看了不禁哑然一笑，而收住笑声又觉得余兴未尽，浮想联翩。大家知道，我们陕西的地方戏叫秦腔，我个人听不大懂，谈不上喜欢不喜欢。秦腔艺术有它悠久的历史和艺术特色，但青少年如听天书，很难接受，这也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这就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要求，青少年不理睬它，而未来又属于他们，这种古老艺术的前途如何？很值得忧虑。现在，陕西日报上正在开展关于秦腔改革的讨论。我以为这张照片反映了生活的现实与要求，提出了矛盾，启示了人们去解决矛盾。好的艺术品总会引起欣赏者各种各样的联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张照片唤起我们改革要求的，岂止是对一个地方戏种命运的担心？阻碍我们事业前进的“锅大饭”和官僚主义机构，不是更使人们忧虑和担心吗！

上个月，湖北、陕西、四川、云南高等院校摄影艺术展览巡回到西安展出。学校生活无疑是丰富多彩的，但学习是主要内容，因而摄影展览中反映学习的作品占了相当的数目。这些作品尽管光线、构图、色彩都不错，表现得大多是缺乏特点的学生、教授或捧着书本或伏案默读或淹

没在书海的场面。相比之下，一幅《想起来了》的彩色照片却吸引参观者停步凝视。画面上是一位男性中年知识分子紧紧地搂着小宝宝，站在写字台前，孩子象是刚刚睡醒，哭声辄止，桌上的奶瓶正在茶缸中加温，就是在这个时候，父亲象是茅塞顿开地想通了什么问题，见缝插针，提起笔在本子上记下了来。这幅作品的艺术表现之所以比同类题材作品高出一筹，我以为也是作者观察中发现了中青年知识分子肩上的担子重、工作条件比较差的矛盾。不仅通过富有生活情趣的情节与细节，反映了生活现实，又含蓄地揭示了知识分子奋发向上的精神境界。

我还想向大家推荐这个影展的另一幅作品《并列倒数第一》。在运动场上，摄影者们的镜头一般习惯于对准优胜者，然而这张照片的作者张书省，偏偏对两位乐观的落伍者发生了兴趣。看，画面上两位老“运动员”可能是两位老教授，也许是校长与党委书记，他们尽管注定要“失败”了，仍不气馁地决心坚持到底，特别是那位稍年轻些的“127”号，放弃了争取倒数第二的可能，扶着稍年长的“133”号前进，这种“舍命陪君子”的精神，加深了作品情趣的层次。无论作者自觉或不自觉，作品的确是以老与不服老的矛盾魅力，引起了观者的兴趣。我们在欣赏之中，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诗句。

探索了观察什么，我还想谈一谈用什么观察的问题。

观察，自然离不开眼睛，盲人就谈不上观察。不过，天赋给人的一双生理视觉器官，是为人的意识服务的，不同的观察目的，必然带来不同的观察结果。用什么观察，

准确地说就是用什么意识指导观察。当然，观察也会改变人们的意识。

岂止欣赏艺术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人们观察任何客观现象都有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就说松树吧。用一双纯生理的视觉去看，只能认识它是大自然中生长的一种植物；以一种具有经济头脑的功利眼光去看，就能发现它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而用审美的眼光观察，它就会成为英雄的象征、高风亮节气质的象征和威武不屈精神的象征，使你感受到一种壮观崇高之美。

艺术理论上为艺术家的这种审美观察和感受创造了一个专用名词——移情作用，这种作用又导致了“以物言志”、“借景抒情”表现手法的问世。因此，陈毅同志才写出了“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佳句；就连民间格言也把青松作为一种高雅庄重的象征，“站如松，行如风，坐如钟”吆！

观察自然如此，观察人亦然。如果我们把老人满面的皱纹、姑娘嫩细的皮肤、儿童水汪汪的眼睛，仅仅看作人的生理特点，而不赋予其一定的思想内容，就休想朝着赏心悦目的方向前进。人们对“美人照”的感受之所以很难从生理快感上升为美感，原因是十分清楚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摄影家观察生活、观察人物，应该是一种“审美观察”摄影家的眼睛，应该是一双“审美的眼睛”。

艺术家要变生理视觉的眼睛为“审美的眼睛”，条件是文化知识。一个缺乏文化修养的人，老实说是难于发现